

## 聚散这些年 □ 铜陵 项琴

四十岁的人了，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喜欢过年。二十多年前的年，是热闹、喧嚣的。一近年关，热闹起来的首先是灶台。做豆腐、熬糖稀是大事，都是要花大量的时间。熬糖稀尤其如此。熬得粘稠了，慢动作一般翻滚时，与炒好的糯米胚、芝麻花生一起，做成甜蜜的交响——炒米糖，甜酥无比。还有酥脆爽口的小杂，还有香喷喷脆脆的米角、山芋角，最珍贵的是炸鱼丸肉丸，夜再深再冷，我们也要眼巴巴地围在锅边，伸着脖子，等着解馋。这样整天围着灶台，吃个不停，我们就提前“年饱”了，正餐哪里吃得下。

灶台上最热闹的时候，是立体呈现的。灶下有人添柴，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兴奋的脸；灶上父亲掌勺，站在弥漫的白汽里挥舞刀铲。猪肉切得片丝丁块齐全，芹芽绿、萝卜红、生腐金灿灿，一锅春色。鱼，年年有余；藕，一年通达；蛋饺，一旦交子；各式圆子，肉圆、鱼圆、萝卜圆、山芋粉圆，寓意团圆、圆满。雾气里的父亲指挥若定：“大火。”“小火，焖一下。”灶膛边的人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。焖菜的时候，他弯腰去就炉子。灶台不远处的水缸旁的炉子上，卤着猪耳朵、猪舌头、猪尾巴、猪大肠、茶干、鸡蛋。若是除夕的黄昏，大桌子上的小炭炉里，一定在炖着一钵糖烧肉，肉是红的，炭火熊熊，仿佛走神一般漫不经心，隔着许多年，犹自舔着我的孤寂，让人温暖。

食物中除了自家做，还有集市上买的，最让我们欢喜的是大白兔奶糖，那甜到心头的味道，至今依然记得。除了买的，还有父亲亲手做的新衣，母亲做的棉鞋。这些简单的事物，给那贫瘠的岁末带来的贴到心窝的欢喜，如今再也没有了。购置年货，到扫尘时，年就在鼻子前了。父亲拉开长桌，洗净长满冻疮皴裂的双手，开始裁红纸，写对联，自家写，邻里写，也都帮单位人写。送财神，祭祖，贴春联，放鞭炮。年一步步靠近。除夕夜在糖烧肉的甜香里揭开帷幕，我们姐仨一个个撑得肚皮滚圆后，整晚上挤在一个大火桶里，吃着零食，说着话，看着17寸的黑白电视。窗外夜在加深，冰花在慢慢凝结，我们的声音渐渐小下去，父母交谈喁喁，如月光一般。我们醒来时，已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。

那么多年，我们都是这样过的。那么美好的年，那么美好的时光，将时间的大树喂养茁壮，也丰满了大树里我们的羽翼。我们飞离，而父母守着空空的

巢，等着我们候鸟般，有时归来。我和爱人都是一线医生，几乎没有假期。女儿出生后，父亲卖了老屋，和我们同住，帮我们做家务、带孩子。过年时，姐弟几家都会相聚在由父母坐镇的我家。老人，中年，孩子，时间呈现了立体感，让人唏嘘。人更多了，更热闹了，我们似乎躲过了时间的算计。天真的我不知道流年暗换，不懂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明年何处看”里无法言说的悲叹，总是怀揣侥幸，以为父母永远陪伴着我们，我们把年一年年地过下去。但时间的风吹走了父亲，无影无踪。我在那一刻泪如决堤，瞬间长大。母亲怕睹物思人，再也没来小城过年。姐弟们也各自为家，年渐渐地淡下来，淡得不敢品味，怕见那平淡后的苦涩。

为了双方的老母亲，我们买了车，便于急需时探望。尤其是过年，除夕当天，我们驱车两百公里，去两家看看，陪母亲吃上一顿半顿年夜饭，家长里短的闲聊，从旧岁到新春。除了儿时熟悉的味道，姐姐姐夫总要变着花样地弄些稀罕的山珍海味，让母亲和我们尝尝鲜，堪比贾府盛宴。老了的母亲食欲、肠胃功能都不好，只是稍稍夹上几筷子，便坐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，你们全吃光我就高兴，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这老古董的手艺，只要还能动，我年年都烧一大桌子菜，你们都要来吃。

此情此景，不由让人忆起《红楼梦》里贾府过年的场景，真正是“语笑喧阗，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”呀。而贾母无论什么样的名贵菜肴端上来，看着喜欢的便夹一箸，其余的便撤到别处。她在合欢宴上的目的不在乎吃，而在乎看。光是笑语喧哗之中，眯眼看着满堂子孙尽情享用，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她最大的享受就是“大家坐在一处挤着，又亲香，又暖和”。这该是曹雪芹的亲见吧。无论多尊贵的人老了都怕：怕冷，怕孤单。

年，我总以为不是传说中的怪兽，而是那个温暖的字：粘，或者，念。年是藉着节日的名义，把亲人粘在一起。是藉着吃的名义，把爱投注进去。是藉着忙碌，把心里的空隙填满。是藉着春运的拥堵，将仪式感年年演示。年，是时光；年，堆成岁月；年，聚了散了；年，念，粘，念一声，粘一时，时光就有了意义，就值得期待，就可以在红尘里翻滚，依然心有归宿，身有故乡。

## 不变的春节 □ 肥西 查鸿林

小时候，最盼望的事情就是过春节，有新衣服穿，有美食吃，还能见到在城里工作、平日想念的姨妈和姨父，以及许多城里的、乡下的不常走动的亲戚。姨妈住在铜陵，对于当时来说，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，外婆曾经带我去过一次，整整一天的奔波才能到达。姨妈的婆家也在我居住的小镇，双方的老人都在小镇生活，每次她们回家过年都带回大小好几包的东西。得知姨妈准确回家的那天，我从天麻麻亮就眼巴巴地盼望着。

见到姨妈，外婆抱怨她回家太迟，她说，早上五点全家就起床，乘公交、赶到火车站，坐上火车，心急如焚、归心似箭，可火车却“咣当咣当”慢悠悠地走着，十分钟一站，晌午才到芜湖。下车后，姨妈姨父肩扛手提，还拉着我的两个小表哥，挤渡轮，换乘到合肥的火车，火车依然不紧不慢地行驶着，完全没有理会那些焦灼的心情。到了合肥，已是下午两、三点，姨妈姨父又打仗般地挤公交，赶到轮船码头，坐上开往小镇的轮船。一番急行军，坐上船，姨妈一家人坦然下来，疲惫地打会盹。外婆听了，不停地叹气，偶尔擦着不知是高兴还是忧伤的泪花，眼睛直溜溜地瞅着姨妈，上下打量，不时关切地询问：“丫头，你好像瘦了。”一句话，把好端端的气氛给砸了，姨妈也抬起手擦眼泪，眼睛红红的。外公一把拎起几个包裹，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。还是姨父打个圆场：“你们回家再说吧。”这个场面，一晃快50年了。

春节前，打年货的人挤爆了商场，作为年礼的各式大礼包非常抢手，庞大的购物人群拎着一大包一小包的礼品，满面春风离开商场。女儿也在商场

转悠，转了一圈后，空手回家问我：商品很丰富，饼干、糖果、干果你们不要，保健品又不知真假，除非烟酒？我们给长辈拜年买什么呢？我反问她：中国人为什么要重视过春节？为什么要拜年？为什么不怕千山万水把归途当成最美的旅途？她想了一会，似乎有所悟。她和女婿开始摆弄手机，购买些不常见的什么“三只松鼠”之类的食品。我说：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，过春节是万家团圆、其乐融融的时刻，拜年却是尊孝长辈、共叙亲情的时候。女儿调皮地说，心到身到，至于年礼就不是首要的啦。我点头表示赞同。

芜湖老家春节有个习俗“玩龙灯”。那天，在北京工作的侄儿回到家打来电话，邀请我们春节期间回老家参与。我不甚理解龙灯的玩法。侄儿解释说，玩龙灯是老家的传统，村子里每家每户必须去一个人参与，根据户数，做成多少节龙身，每家有一人举着属于自家的那一节龙身，才能把整个龙舞起来，从正月初四玩到正月十五。村子里随着大家庭分成小家庭，龙身越来越长、龙“越长越大”，人气越来越旺，玩龙灯昭示着村子团结一心，繁荣强大，兴旺发达，所以村里人乐此不疲，至今保持。

如今，充满变量的世界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永远不变的形态：过春节。春节赋予我们结实实握在手心的归属感；体现长幼尊序的伦理观和传统美德；在整顿心情除旧布新之时迎新祈福，因了这从时空隧道走来的传统，春节超越时空与今天变量的生活交汇，给予我们一份稳稳的可以依靠、可以生发无限可能的精神力量。

## 一湖水，候君来

□ 合肥 黄琼

连日的雾霾让人透不过气来。临时起意，一向懒怠的我和朋友们驱车来到淮南毛集的焦岗湖湿地公园，美其名曰：洗肺。焦岗湖离合肥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，早就听说那里有“千亩荷花淀”“万亩芦苇荡”，号称“华东白洋淀”，是夏季赏荷的绝佳处所。慕名已久，始终未能成行。终于来了，却与你最美的季节失之交臂，没有恰逢其时，有点遗憾。见不到“千亩荷花淀”的胜景，早已准备好的吟诵诗句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失去了用武之地，自然也就没有“莲叶何田田，鱼戏莲叶间”的意境。天气给力，艳阳高照，气温宜人，有种小阳春的感觉。但冬日的太阳略显高冷，热情不足，毕竟这还是大寒的天气，又在四九的头上了。

岸边晒满了腌制好的雁鹅、麻鸭、咸鱼……一行行、一列列，鳞次栉比，绵延数米，甚为壮观。那是渔民们一年的盼头，也不停地提醒我：腊味即年味，年真的越来越近了。

湖面浩淼无边，波光粼粼，四周寂静无声，仅我们一行人沿着湖边的木栈道慢慢地走着。由于无遮无拦，湖风扑面而来，不够友好和温柔，让人觉得深沉的寒意。极目远眺，除了水还是水。风吹皱了湖面，无数细小的波浪，一个挨一个，一个赶一个，后浪推前浪，大有一种“一江冬水向东流”的豪迈。湖面的枯草败叶被一浪浪的水波推搡至岸边，停滞不动了，硕大的水面显得格外的澄澈干净。

夏日里神气活现的游船、快艇，全都瑟缩在湖的一隅，横七竖八，船头的红旗经日晒雨淋，不复光鲜亮丽，兀自在寒风中猎猎飞扬，呼呼作响，为单调的湖面增添了一丝生机。尽管寒凉的气流刺激鼻腔，酸溜溜的，让人泪眼朦胧，还略带一股鱼腥味儿，但经不住清新的诱惑，我还是贪婪地吮吸着，谁让它们已成为稀缺商品了呢？

儿子一边踢踏着路边的小石子，一边嘟囔说：“这里没什么玩头。”的确，在这个万木凋敝的季节，既不能泛舟湖面，河岸也满目沧桑、衰败，他这个年龄，认为不值一游，可以理解。可作为成年人，细思不然。繁花似锦、万紫千红的美景，固然令人目眩神迷、眼前一亮，但看久了会令人莫名的落寞、疲倦，究其原因，莫可名状。也许是“伤春”；也许是联想到“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”；也许是联想到秦可卿所言“水满则溢，月满则亏、物极必返，盛极而衰”；也许是联想到才情过人、红颜薄命的林黛玉；也许是联想到芳华绝代、猝然凋零的“女人花”梅艳芳、邓丽君……

倒是冬日的萧条冷清，更符合人生的常态，更让人心境平和，平平淡淡总是真，绚烂之极终究是要归于平淡的。此刻，时间是静止的，心灵是空明的，灵魂是慵懒的。路过一座小石桥，桥下一大片残荷，情不自禁脑补出夏日盛景：一池碧绿、一片红艳、人潮涌动、快门咔嚓、小舟穿行、欢声笑语……

而今这里空留下一池的颓枝败叶。倚在桥栏杆边，桥下芦苇苍苍，残荷绰约。展现冬季枯寂之最。呼吸间好似还能闻到淡淡的荷香。“生如夏花般绚烂”，它们曾轰轰烈烈地绽放过，如今只剩下一株纤细的身姿在风中轻摇。一直以为观荷必定在夏日，却不经意那一池的岁寒枯黄也有冬日美态。残荷之美，无关红艳，无关哀伤；残荷之美，在优，在雅，在凄美中的风骨和坚韧；残荷之美，需反复咀嚼玩味，才得其深味。“留得枯荷听雨声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”意蕴悠长，古人高见。

远望，岸边的柳树仍然毫无生机，走近抓起它的刹那，惊喜地发现比起之前的僵硬柔韧了不少，细看上面竟然冒出了无数红褐色的小芽。坚冰深处春水生。冬天正用它残存的一抹清寒向我们做最后的道别。

此行不虚。